

ZHOU TAO
SAN WEN

周
涛
散
文

周
涛
著

东方出版中心

2



2 267
pp: 2
ZHOU TAO
SAN WEN

77081

周 涛 散文

周
涛
著

东方出版中心

2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周涛散文(第二卷)

周 涛 著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 335 号 邮编 200336)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4.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326 千字 插页 4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印数: 1—8,000

ISBN 7-80627-267-4/I·108

定价: 22.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当代作家周涛三卷散文集的第二卷,主要收录了作家关于人生、艺术感受及文艺评论等方面的文章共82篇。

全书共分四辑,在一个比较开阔的文化层面上展现了作家对当代社会的敏锐感觉和把握,其中《齐老先生》一文把人物放置在一个荒唐的年代进行透视,反衬出人间亲情的真挚与可贵。《器官透视》则以高度哲理性的语言解析了生命现象的复杂、诡秘,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而《散文的前景:万类霜天竞自由》则着重反映了作者对文坛现象和艺术精神走向的深层思考,激昂的笔调衬托出了其对艺术信仰的严肃与真诚,在日益世俗化的年代中闪烁出生命的灵光。

西 部 的 歌

王国伟

中国西部，世纪末突然成为人们视野中一道耀眼的风景，许多作家、艺术家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西部。然而，他们只是过客，他们只是经过了西部。他们为西部的辽阔和壮美而欢呼，因而，这儿的一切，对观光客而言，是风景如画，是行云如诗。

然而，周涛不是西部的访客，他在这儿落脚，在这儿安家。这儿既是他的生活所在又是他的精神家园。他把一生都托付给了西部。他对西部的深入和了解，使他已超越激动而归于平静。平静是由激动酿就的，因此，这种平静就显示出力量，就像这西部山水，是经过地球板块无数次冲撞后，才会如此熨贴地躺卧在我们的眼前，成为一道永久的风景线。

周涛与众不同的是把对自然的注视和审美转化成生存方式，转化成他对这块土地和生命万物的理解和亲和。理解和亲和是一切生命共处的最高境界。人与人的理解已经很难，何况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理解。而读周涛散文，最令人震撼的就在于此。巩乃斯悲壮的马，伊犁河忧郁的流，真是万物之有灵，草木皆有情。他能于微深处赋予万物的生命，给予万物以情感。当我们读到“狮子的悲哀、麻雀的欢乐，谁能说得清哪个更深刻呢”？当我阅读的视野扫过那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去搏击长空，去惩恶扬善，最终却自毁生命的鹰，我被感动了。周涛散文在构建

2 / 周涛散文

故事和叙述时,他摒弃说教,而是平等地与自然万物对话,与各种生命对话,尽可能地理解和体察一切,掏出一片善心。这些正是理解的基础。有了理解,思想就充满活力,就会激发想象力,也才有“思想的水散漫流成湖”,才能“冲流直下,在现实中完成自己”。

理解与亲和,正是当今世界一切生物存在与发展的原则。人类经过数千年的文明历程,揭示出无数的自然奥秘,生存的质量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是,这个地球是万物共处的家园,任何生物都有其生长的权利,任何生物不能以消灭他类作为自身生长的前提,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周涛笔下辽阔的西部大地往往能比照出人的渺小,巨大的空间能让人较为平实地重新思考怎样与万物共处,与生命同舞。而这种自然法则的生活形态应该是共存,情感方式是亲和。由此进入理解的层面,理解才成为可能。只有当理解成为一种生命的自觉意识,亲和就会被人们普遍接受。

尊重生命的存在和对自由的追求,是一切生命间应遵守的最高法则。这种自由对作家而言,重要的是心灵的自由,放纵思想,让想象驰骋,让感觉舒展,让行文流畅,把生命的体验和对历史的追寻、对艺术的感悟,凝神于笔端,化作鲜活的语言,自然就有了魅力。形似放浪,实为神聚的散文意境,以及充满智慧的良好感觉,周涛散文步入优秀之列就势在必然。

周涛三卷本散文基本涵纳了至今为止周涛散文创作的全部精华,也是最全的一个选本。它将成为牵动作者和读者精神联结的载体,又似一首西部遥远的歌,悠扬而雄浑的韵律飘落在读者的心头。

1997年12月于上海

目 录



西部的歌 王国伟

· 岁月的墙

从前.....	3
训话.....	7
猫事	12
齐老先生	21
阿黄长征记	37
偷书记略	42
摔跤记略	46
彻夜之谈	55

· 2 / 周涛散文

中指	67
门牙	73
捉不住的鼯鼠	
——时间漫笔之一	79
岁月的墙	
——时间漫笔之二	84
感受 1996	
——时间漫笔之三	90

· 感悟生命

凝视片刻	97
全是哭声	100
令箭荷花	103
隔窗看雀	105
黄蜂筑巢	107
吃昙花	110
巨树	112
三种羊角	115
秋风的手	117
老屠格	119
命里的街道	122
某片树叶	133
阳台小记	138
讨厌猴子	142

我们已经太缺乏对海洋的了解啦	145
我的辉煌时刻	149
追赶自己的鞋子	152
乱红飞过“秋千”去	157
男人的手	164
冬天的好处	170
脚印	176

·烟酒茶集

烟酒茶集	183
谈友谊	190
独坐答隐形人问	195
行者	200
离婚的人有胆,不离婚的人有心	203
梦之队	210
你到底想要什么	215
我爱读书,但没学问	219
论读书的坏处	222
论教师这个职业	226
说择偶	230
“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	234
一个人和某类事物的关系	237
读书吃饭论	243
人钱小事	247

器官透视	253
假在明处	257
每天诞生一次	261
说退稿	264
小有薄名不入流	267

· 艺术随笔

说文集	273
说文人	276
读名著	279
读童话	285
创造的诱惑	290
说点老实话	305
土话传神	310
郭不的画	314
亲爱的诗坛离我太远了	316
新诗十三问	319
信徒与叛徒	322
论诗的“匪气”	327
读友人书三记	332
与刘芟谈画	339
重读鲁迅	342
哭路遥	351
有关张承志的随笔	354

刘澍民哭了	362
土著的鼻子	367
“枪族”片论	370
诗人是幸运和偶然的产物	376
人要不断提拔自己	381
《红嘴鸦》自序	387
散文的前景:万类霜天竞自由	
——冬天的一次北方式的对话	389
散文和散文理论	414
散文小议	420
我已经寻找过我自己	
——一次关于文学或诗的对话	425
关于《五人美文选》及其他	
——在一个热闹季节的对话	440
后记	447

岁
月
的
墙



从 前

从前这里发生过一些事情。
从这些事情是永远不能指望载入史册的啦,别说史册,就是一些刊物上的某年某月“国内外大事记”之类的条目里,也不可能找到这些事情的影子。何况这还都是些从前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没能像另一类事物那样产生短暂而广泛的影响,这似乎有点儿不幸,但它发生过,存在过,而且更显得真实。这些事情始终没有能够传播到巩乃斯草原之外,但它还是牢固地粘连在当时那些人的心里了。

这些从前的事物仿佛是一些依附在记忆管壁间的藻菌生物,可以说,它的营养是时间,它的生命就像是一些伤口——因为它总是以掩藏不住的疼痛提醒人们想起它的存在,而它的成长方式是那种无声地顽

强蔓延的,就如同石头上的苔藓一样。在岁月中,它总是迫使人们想起它,但每次想起都觉得并没有多少明确的意义和重大的内容。

这就是生活真实的容貌,它没有化妆,也没有敲锣打鼓,它的样子像生命本身一样——既平平淡淡又充满滑稽有趣的意味。

20多年以后,当从前那些有着相同经历的人相逢在某时某处,他们彼此都能看到这些事物给对方留下的烙印——像犁铧给草原的处女地留下的痕迹是一样的。

从这一点上讲,耕耘和破坏有时并没有什么区别。人就是这样被一些力量反复耕耘成今天这样一群怪物,逐渐变成现在这种鬼样子。在这件事上,谁也没有办法逃避。央求和哀告都没有用,只有像土地那样硬下心来承受。所以人应该学习犁地,因为一个人若是没有犁过地(尤其是处女地),他就不容易完全懂得人的那颗浑厚完美的初心是怎样破碎成沟壑的。

我们就是这样丧失了自己天然的植被,赤裸着伤痕累累的肌肤面对无垠的天空。从前的那个时代反反复复地犁过我们,这能怪谁。

你只要看到一代人的那些破碎的面孔,疲惫无聊的表情,愚蠢而又呵欠连天的嘴脸,你就会明白,从前他们曾经受到过怎样的蹂躏。今天你要是看到他们不停地像马一样放屁,你也许会原谅他们的,他们只剩下了皮囊,空洞的、乏味的皮囊。那里面装满了比豪言壮语更可笑臭屁。

20多年的时间足以把一代人打得屁滚尿流。

后来我陆续遇到了许多“从前”的人,他们有的教书,有的作官,有的离婚了,有的没离婚,大致属于这样两种生存状态。结局的简单远远出乎当初所料。只有一少部分因为各种原因死去

了,大部分暂时还都活在世上。

他们始终都还保持着过去那种关注现实的习惯,对许多事物跃跃欲试,不知老之将至。似乎过去岁月的犁铧并未触动过他们什么,只是浅浅地在额头和眼角划出一些沟纹而已。

他们一般说来都喜欢喋喋不休地回忆往事,有一种回忆录式的心态,也有一些甜蜜的伤感和忆苦思甜的满足,自哀自怜的兴趣有增无减。但是没有什么人理解自己的经历。

人们记住了从前的一些地名、人名、事件,甚至一些细节也记得非常清楚,但是每逢大家交谈核对往事时,我都发现我们牢记在内心的东西并不一样。岂止不一样,有时我竟怀疑我究竟当初是不是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从前”里?

我承认,我忘掉的东西太多了。

特别是时间的次序和一些与己无关的人际活动,被我弄得浑然一团、彻底糊涂。但我记住了景致、生物、表情和诗意,我记住的是内心的东西。我注意到,大部分人记住的是从前的“现实”,而我记住的是从前的梦幻。这不怪别人,也不怪我。

基于类似的原因,每一代人都会把自己的“从前”叙述得走样,有些是记忆力出了问题,有些是想象力过于发达,还有些是居心叵测,故意运用夸张、变形、制造脸谱、扮鬼脸照镜子、过坟地吹口哨、赶鸭子上架、杀鸡吓猴等艺术手法,在时空中划出一条银河界限……一边是18层地狱,一边是阳光普照,大路宽阔,人间奇迹正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经历过从前的人利用了从前,如此而已。

没有哪一代人可以从他们上一代人的叙述中了解到真实的“从前”,这一点,我从小就产生过怀疑。我的怀疑没有根据,但我本能地感觉到虚假事物过于鲜明果断的样子远离真实,我还感到上辈的整整一代人在某种默契中联合起来向我们隐瞒

真相。

他们合起来糊弄我们。

我问：地主真的那么坏吗？有没有好的？

父亲的回答和教科书的完全一样，他说：地主是反动阶级，反动阶级怎么能有好的。

这类问答始终有躲避实质的隐瞒，从政治、生活乃至性，无一不在隐瞒。我当时就明白了，少年时代不可能了解事物的真相。结果是，时间自会磨钝你曾有过的尖锐的怀疑，等你了解一部分真相时，你已经麻木了。

最有意思的还在于，等我们越来越老，越来越拥有“从前”时，我们也像父亲一样，联手保护起一些过去的真相，我们依然喜欢隐瞒。仿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证明自己千辛万苦，从无到有地为新一代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这很荒唐，但没办法。

其实，我内心一直涌动着一句真话，就是：相信我，我们这一代人什么也没做，我们不怎么样，这一生就这么混过来了——没种过一粒粮食，没养过一头猪，却消耗了大量的物质和好东西……

我说的是真话，但谁能相信呢？

关于“从前”，这是无法说清的。

我相信我之所以成为一个诗人或作家的根本原因，是起因于少年时期就纠缠在心灵里的这种怀疑。

它始终尖锐地刺痛着我，驱使着我，让我收集记忆管壁上的藻菌，把它们唤醒，成为有生命的文字。

从前是一朵飘浮变幻的、不大可靠的云……是云……不可捉摸的云。

有一个声音说：捉住它！